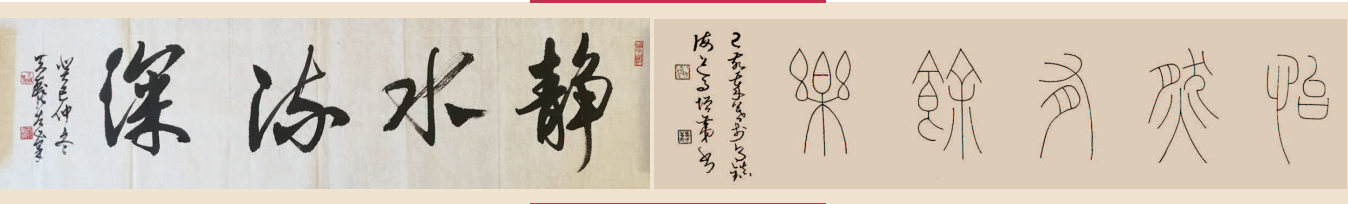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现场

管继平

传统的春联中有一句名对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寓意了人世间的美好，与岁月同增。海上八旬老书家李天彪、马增第伉俪日前举办书法展，我撷取了“天增岁月”四字来作为他俩展览的标题，既暗合了两位前辈书家的大名，又蕴涵着岁月如梭，我们的耄耋夫妇却寄情笔墨，不忘初心，艺术精神永远不老。

说起来我与天彪先生还攀得上一点缘。早在三四十年前，自他几次入选了“上海市书法展”后，在沪上书坛有了一点名气。那时他风华正茂，锋头正健，尤其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年代，文化艺术一时如春日之万物复苏，尽现勃勃生机。李天彪与一些书法同道也是常在一起互相切磋，办展交流，活动频繁。我就曾亲历过一场活动，坐在一个较大的会场，观赏十位书法家当场挥毫。那时的我才十八九岁，虽也喜欢书法，但尚未入门，不过我至今留有深刻印象的是，那十位书法家中就有李天彪先生。从此我就记住了先生这个名字，当然，天彪先生那时还不



周伟民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我相信，六十岁以上的人，对这首歌都不会陌生。在我小时候，因为妈妈翻三班，我很少有机会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。直到妈妈老了，父亲走了，妻子英年早逝，儿子成家单过了，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每天吃晚饭的时间，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。有时聊得兴起，饭吃完了也不急着洗碗，继续闲聊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

妈妈是个有文化的人，直到离世，思路都很清晰。我们每天都会聊不同的话题：有时说外婆一家逃难来上海的事；有时谈外婆的四个哥哥以及她表兄妹的事；有时讲她 12 岁到香烟厂当童工；当然，也有和父亲相识相爱的往事和父亲老友的趣闻。父亲有位老朋友有八个孩子，每次到我家玩，都要像士兵般点名。一次，点来点去少了一个，于是父亲和他坐着三轮车去找，结果发现孩子还在他大伯家的弄堂口看人家玩弹子！每每说到此事，妈妈常常开怀大笑。

妈妈年轻时是女子篮球队员，又是京剧票友，还担任着车间工会女工委，经常参与调解女工夫妻矛盾或家庭纠纷，这里面的故事就多了去了。光厂里由她做媒的夫妻就有十多对。当年，我小弟的班主任来家访，听说她是单身，妈妈很快就帮她物色了厂里一位丧偶的工程师，居然一拍即合。又听说老师的弟弟也是大龄青年，又介绍了厂里一位女大学生，居然也是一举成功。妈妈在讲那些事时，常常眉飞色舞，绘声绘色。

我这一生都和妈妈一起生活，那些故事大多知道一些。我在乎的不是故事内容，而是妈妈沉浸在美好回忆中的神态。能给予妈妈一个儿子的倾听和陪伴，我想，这，也是一种尽孝。

忆当年

陈恩浩

“提篮小卖”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石库门弄堂里的一道风景。那时，我家居住在巨鹿路“大丰里”，尤其是夏日，家家户户开着门窗，小贩们那南腔北调的一阵阵叫卖声，小馋猫至今依旧历历在耳。有卖糖粥、糖芋艿的，卖烤白果、煮老菱的，卖甘草青梅、盐金花菜的，卖梨膏糖、吹糖人的……

“笃，笃，笃，卖糖粥，三斤胡桃四斤壳”，“梔子花，白兰花”……这些招徕生意的叫卖声也是悠闲的，有时只是敲个竹梆“笃，笃，笃”，在幽深的弄堂里飘过，夏日里声声入耳，催人欲睡。

记得那年夏季，天气实在太热，倒一盆冷水在门口晒得滚烫的水门汀地面上，瞬间就变成了一股蒸汽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弄堂叫卖声依然“声声不息”。

“白糖梅子哦！括拉松脆格白糖梅子……”一个阿姨用竹匾顶在头上，沿街窜进弄堂，用正宗的沪语叫卖。一个个如同乒乓球大小的梅子，被洁白的糖粉紧裹着。取一个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咬一口，呱！真的是脆脆的，一股酸味立即充满齿颊之间，瞬间，这酸味又被厚厚的糖粉冲淡，在口中留下又甜又酸又清香的味道。大人们说，白糖梅子的制作较简单：作坊里用大铁锅熬好大锅白糖水，当糖水滚开后熄火，搅

的训练，他的左笔书法，不像著名左笔书家费新我那样，一看就觉得与正常书法有别的书体，而是全无障碍，毫无欹侧之势，几乎与右手无异，一如当年的洒脱和灵动。我想，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天彪先生若无早年独到的功夫，若无今天依然保持的执着，要想到达如此境界那是很难想象的。（见下左图）

天彪先生曾在上海图书馆成功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，当时场面热烈，在书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继去年桐乡博物馆李天彪伉俪举办首次书法展之后，这次他俩再度联袂登场，以六十余幅书法近作亮相。马增第老师早年为著名书法篆刻家徐璞生先生的女弟子，受过专业训练，擅长篆隶书，于石鼓文、峯山碑以及曹全、乙瑛等碑，下过很大的功夫，作品古茂丰润，别有趣趣。（见下右图）

昔时所谓的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，如今有了真实版，令朋友们为之钦羡。近些年来他们夫妇俩远离城市的烦嚣，栖居于幽静的江南古镇，徜徉于小桥流水之间，追求的就是这种耳根清静、闲云野鹤般的自在日子。

桑胜月

逐渐发现，越老越无法简单生活了。

几个月下来，我想我的朋友了，想让她们来家聚聚。招待嘛，本打算老样子电话订披萨——拎起电话，喊声“小帅哥”或“小妹妹”，告知要两个几寸的披萨，外加小零食一份。我说他记，核对搞定，简单得不得了。可是，这次同样的电话号码拨过去，对方很有礼貌地回答：阿姨，电话订餐的业务取消了。我吃惊不小，那怎么办？有办法啊，改用 App、小程序、微信服务号，都行的。挂了电话，在手机上捣鼓了好一阵，发现自己根本不知从何下手，有这工夫，恐怕一个披萨也做出来了。算了，虽然有点小失落小伤感，但毕竟不吃披萨饿不死的。

然而，不能去公园，对很多老年人来说，真寂寞得要命。我从一个老同学那里才知道，受疫情影响，各家公园恢复后都需要预约才能买票，特别是花展。哪里预约？也是手机上！

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很多好心人会脱口而出：别急老太太，找子女帮忙呀！可是，老人也是想享受独立自主的生活的，毕竟不能时时事事都要依赖孩子，空巢老人依靠谁呢？何况有时候，孩子想帮忙还帮不上。前阵子，有位外婆和女儿、外孙去游园，入园要出示预约信息和健康码。预约，女儿帮办了；健康码，小外孙可以在大人的手机上办个附属码。唯有外婆被拦了下来，老人要在自己的手机上出示自己的健康码。

有没有发现，即便没有疫情防控的需要，在这个一部手机创造一个智能世界的时代，一切都在加速，唯有老人的生活变得迟滞了、手足无措了：出租车，老人不到十分着急的时候是不舍得乘的，可是真着急了要乘，无论在路边扬招，还是拨打订车热线，都无济于事，一辆辆空车早就被人在手机上抢跑了。更别提看病要网上预约，进医院要扫码；网上购物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；很快，连坐火车也要一律电子票；甚至有些餐厅取消了实体菜单，变成了手机点餐……这些事情的完成，必须在智能手机上熟练操作才能完成，老年手机一边去吧。

有人说，你们老年人不是说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吗？赶快学习就得了。是的，老人应该学习，以适应新的生活模式。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，下载 App，小程序，关注公众号，对相当一部分老人来说比登天还难。科技给了大部分人快捷便利，却忽略了老年人的生活权利，以及那份独立、有尊严地生活的快乐。能不能在不阻碍社会前进步伐的同时，给予老人多样化的选择？

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，当一个想象不到的新科技出现在面前，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究竟该怎么办呢？

总有跟不上的那一天

“提篮小卖”

拌成稠稠的浆状，把成筐的梅子倒下去再拌，白糖厚厚地粘满果实，冷却后，便可上市叫卖。

“香是香来糯又糯，要吃白果快来买，小弟弟吃了长得大，老太爷吃了福气多……”有时，一个肤色黑黝黝的大叔也会挑担到弄堂口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拿大蚌壳炒白果，边炒边唱。叫卖声一起，隔壁的张阿婆赶紧拉着小孙囡赶来买热白果。一边买，一边还要唠叨着告诫孩子，最多只能吃五颗白果。理由是白果性热，多吃要出鼻血，甚至会吃煞人。

“棒冰要，棒冰！”卖冰棍的老汉，总是在每天午后出现。他背着一个三夹板木箱，一手拎着一只敞口式的保温瓶，边走边叫卖。小孩们听着熟悉的叫卖声，兴冲冲地拿着零钞马上赶来了。棒冰 4 分钱一根，赤豆的、橘子的，还有 8 分一根的奶油雪糕，样数不少。有一种俗称叫“药水棒冰”，味道怪怪的，究竟是什么“药水”，至今也说不上来。反正那时还挺时兴，小伙伴们都喜欢。有时幸好能买到一根“断头”棒冰，还能便宜 1 分，真能让人乐上半天。

“深巷明朝卖杏花”是自古就有的风情画。那时的小贩，有着几分悠然，过着“萍水相逢”“随遇而安”的小日子。而关于这些“提篮小卖”的记忆，就像二胡名曲《二泉印月》的旋律那样，至今在我记忆中缠绵，挥之不去。